

闲话文人

毛本栋

鲁迅作序



鲁迅

鲁迅为他人作序,始于1926年王品青校点的《痴花鬘》。鲁迅虽在《青年必读书》中提倡多读外国书时用破折号去除了印度,但他确实是反对东方文化蕴含着的沉静乃至“死相”的人生。对域外文化,鲁迅向来主张大胆地拿来,当然也包括印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——佛经。

鲁迅最早发现这部又称《百喻经》的价值,早在1914年他就曾出资刻印此书。在为王品青用文言写就的短序中,鲁迅说“智者所见,盖不惟佛说正义而已矣”,他强调的是本书丰富的比喻和寓言所体现出的文学性。鲁迅喜爱佛经,但决不拘泥教义,而是佛为己用,文学创作也对其大胆拿来,故此,我们方能读到《华盖集·题记》中如此奇幻的文字:“我知道伟大的人物能洞见三世,观照一切,历大苦恼,尝大欢喜,发大慈悲,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,坐古树下,静观默想,得天眼通……”处处佛家语,却不晦涩难解,且独具语言的节奏与张力。

为他人作序,不可能次次自愿。孔另境编《当代文人尺牍钞》时请鲁迅作序,鲁迅并不愿意,而孔另境多次相邀,鲁迅只好答应。许广平谈起这件事时说:“他的对人处事,并不过分坚持己见。”虽说是不得不作,但鲁迅决不敷衍了事。鲁迅的序文多是简短的千字文,但蕴含着真知灼见,《<当代文人尺牍钞>序言》即如是。鲁迅在文中不但对比了古今读者对日记和书信的不同取向,且提醒欲通过信札“探索作者的生平”的读者,“写信固然比较的随便,然而做作惯了的,仍不免带写惯性,别人以为他这回是赤条条的上场了罢,他其实还是穿着肉色紧身小衫裤”。语言幽默,认识深刻,这也许正是鲁迅不愿为本书作序的原因。

鲁迅在《三闲集·序言》中说,自己总是“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”,这呐喊的重要方式之一,就是为喜爱艺术的青年们作序。鲁迅所作他序中,大多是为青年作家的翻译和创作而作,其中广为人知的是为三个“奴隶”作的序。

1934年冬,萧军、萧红初到上海,因当时形势险恶,鲁迅特意让叶紫做他们的向导。三人作品《丰收》《八月的乡村》和《生死场》彼时无从合法出版,鲁迅就以“奴隶丛书”的名义为其设法“非法”出版,且都为之作序,为这些青年作家“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”的作品摇旗呐喊。序中有对现实与文艺的阐发,也有对所序之书的诠释:“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,土地,受难的人民,以至失去的茂草,高粱,蛔蛔,蚊子,搅成一团,鲜红地在读者眼前展开,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,现在和将来,死路与活路。”文字优美,充满热情,但又隐含着博大的民族之忧,堪称序文中的经典。鲁迅序文虽短,但文字背后所付出的心血,诸如校改文稿、联系出版等,无不折射出鲁迅对青年作家的拳拳爱心。📖

读史侧翼

郑学富

叶方霭与奏销案

《红楼梦》第一回描写苏州乡宦甄士隐因一场大火,由一个士绅落了个贫病交攻的惨景。他借注释《好了歌》,揭露了清

初“江南奏销案”对宦宦、乡绅、士子的残酷打击,鞭挞了那些靠诬陷升迁、投机钻营之徒,表达了对现实的愤懑和失望。江南奏销案令江南士子们“鞭扑纷纷,衣冠扫地”。其中就有苏州名士叶方霭因欠一文钱而被革除功名,因此民间有“探花不值一文钱”之说。

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苏州沧浪亭有一座五百名贤祠,祠中三面粉壁上镶嵌“五百名贤图传赞”碑刻,为清代名家顾汀舟所刻。其中有苏州名士叶方霭的画像,上面的评语说“义释太极,敬陈八箴。文章报国,模楷艺林”,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闪光之处。叶方霭是苏州昆山人,顺治十六年(1659年),而立之年的他在殿试中被钦点为一甲第三名,探花及第,授翰林院编修。叶方霭感激涕零,写下《授职翰林学士感恩述怀》一诗:“麻衣席帽满尘埃,亲荷先皇衅沐来。敢道齐贤留异日,屡称苏轼是奇才。身离牛口惊还在,梦挽龙髯恨不回。今遇吾君重拂拭,孤桐果否爨余材。”春风得意、踌躇满志的叶方霭,没想到两年后却因“江南奏销案”而带来一场厄运。

奏销,是清代各州县每年将钱粮征收的实数上报户部,以注销欠缴的钱粮。而这个案件的始作俑者是朱国治。就在叶方霭探花及第那一年,朱国治出任江苏巡抚。此时正赶上郑成功举兵北伐,包围江宁(今南京)。于是,朱国治以此为借口,加重赋税,四处敛财,人送外号“朱白地”。

清初,因四处征战,朝廷严令各级官员加紧征收钱粮,如有推诿拖欠,一律冻结官员的升迁调转,如在限期内仍无法补齐积欠钱粮,或革职拿问,或降级处分。江南一带是鱼米之乡,富庶之地,有“天下粮仓”之称,自然是在征收钱粮中首当其冲。苏州、松江、常州三府承担了江南税粮的大半,士子百姓也是不堪重负。一些士绅豪族千方百计逃避税赋,有的买通官府中的书吏、衙役,长期拖欠钱粮,有的迁徙户口躲避。这样长此以往,越欠越多。朱国治是一个有名的酷吏,为了自己的仕途,在执行朝廷政策中更是变本加厉,有恃无恐,他将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镇江四府拖欠钱粮的一万三千多名乡绅、生员和衙役登记造册,上报朝廷处理。并逮捕三千七百多名士绅,打入大牢,准备押往京城治罪。

顺治十八年(1661年),八岁的玄烨登基,是为康熙皇帝。索尼、苏克萨哈、遏必隆、鳌拜四位辅政大臣受先帝之命辅佐幼小的皇帝。朝廷接到奏疏后,索尼、鳌拜等正好趁机整治这些与朝廷离心离德的江南士子们,于是下令:凡欠钱粮者,无论多寡,为官者降级,有功名者废黜。很多士子被戴上枷锁,杖击鞭打,斯文扫地。《清史稿·圣祖本纪一》记载:“六月己卯,江苏巡抚朱国治疏言苏省通赋绅衿一万三千五百十七人,下部斥黜有差。”叶方霭就在其列。《清史稿1列传五十三》说,叶方霭“江南奏销案起,坐夺官。”

其实叶方霭家中所欠赋税折银仅一厘,却要面临除功名、降级的处分,所以心中不服。他上疏朝廷,陈述冤情,其中说道:“一厘之银,只不过现在制钱一文。怎么有四十余两之银悉已完纳,独欠一厘,还要受降职处分?请求细加查核。”然而,他的奏疏被朝廷驳回,不仅被革除了功名,而且还被降级使用,授上林苑蕃育署丞(管理饲养禽畜之事的小官)。于是,民间留下了“探花不值一文”的典故。

康熙元年(1662)正月,新任巡抚韩世琦抵达苏州府衙驻地,接替朱国治处理江南奏销案。经查实,叶方霭官复原职。后官至刑部右侍郎、礼部尚书。叶方霭虽然身居高位,生活却一直很简朴。《清史稿》记载:“方霭故廉谨,其卒,以板扉为卧榻,支以四瓮,布帐多补缀,无以为敛,见者以为难能。”📖

琼州风物

赵承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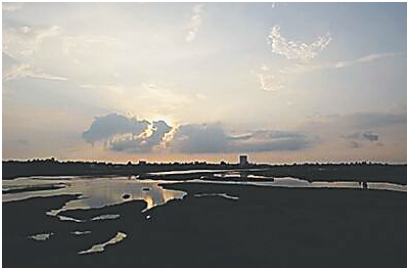
北黎河

家住岛西八所,却难得有闲功夫去逛逛北黎河,去看看河边的老街骑楼。今年盛夏,一天晚饭以后,我决意到北黎河消遣漫步。走了二十多分钟,刚到北黎河时,正是夕阳西下,晚霞铺展开来的时分。这时,只见北黎河上空霞光播洒,顿时把河四周的景物点缀得如诗如画。夕照下的河岸,栉比鳞次的楼房,骤然披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彩霞;抖落在河床中的余晖,随着水波,漾动闪烁着,流光溢彩。

走上北黎河大桥,登高远眺,隐隐约约看见西海角的鱼鳞洲峰顶上,徐徐泛动着粼粼的霞光。此刻的夕阳宛如一支神来之笔,悄无声息地为北黎河绘制了一幅美丽的立体山水画,让那些在河边悠闲散步的人们,享受离开喧嚣闹市后收获的一份安静与愉悦。

我童年记忆深处的北黎河,此时也在漫至眼前。那时的北黎河是一条充满绿色野趣的河流,河水清澈见底。当天空晴明的时候,如果站在岸上往下看,水底下的卵石和小鱼清晰可见。两岸的河堤长着绿绒绒的植被,河的浅水边上簇拥着密密麻麻的红树林。涨潮时,一旦河水溢满河床,河边的红树林立刻被淹没在水中,退潮之后,河边又露出一排排的绿色屏障。

北黎河从八所市区北面蜿蜒穿过,西流入海。河的北岸有个古墟叫北黎,据当地老辈人说是因河得名。过去,北黎及周边沿海墟镇上的人们都亲切地叫北黎河为母亲河。在北黎河与海的交汇处,有一个岛内外闻名的贸易港湾——北黎港。从清代始,八方商贾纷至沓来,汇集在北黎港进行货物交易。据民国《感恩县志》所载,由于北黎港的渔业、贸易等赋税丰厚殷实,在民国初年,曾经引发过感恩县知事黄炳煊和昌江县知事刘鼎,为争夺北黎港归属地的一场官司纠纷。北黎港繁华的商业贸易,拉动了北黎墟的经济繁荣。从清道光年间始,粤西与岛内临高、琼、文一带的商贾、渔民陆续移居北黎。到了民国初年,北黎墟的中心地带修建了一条长约五六百米长的街道,紧接着街道两旁数十幢南洋建筑风格的骑楼拔地而起,成了那个年代岛西颇有名气的骑楼街。海南解放以后,东方人都称这条街道为骑楼老街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为了给我买一套过年穿的衣服,母亲曾从农村老家带着童年的我,去逛了一趟北黎。第一次走出农村,一切都觉得新鲜,北黎河美丽的景致,骑楼老街的繁华和气派的骑楼,都深深烙在我的记忆底层,至今记忆犹新。📖



北黎河

季候物语

李再明

荷花塘

我的记忆深处,有一方池塘,叫荷花塘,荷花塘以荷花为名。

打我记事起,荷花塘就是没有人管的野塘。每次下雨后,水往低处流,荷花塘就会涨水。但即便干旱,也没有见过荷花塘干过底。应该是因为荷花塘在那里,一

年一年的荣枯,那些花叶,荷梗,还有底下的没人挖采的藕根,淤积成厚厚的湿地。没有人种,没有人收,塘里的荷花和水草,自生自灭,生生不息。

我的印象里,每年夏天,塘里就会盛开红艳艳的荷花。一般的藕塘里,荷叶都是杆粗叶阔,我们会称那些为家藕。家藕一般开出的荷花是白的,也显得富态。那些家养的都是名花有主,一般的人是不敢轻易涉足的,否则被队里的保管员发现一定会被穷追猛赶。只有荷花塘的荷花,寂寞且无主,虽然无主,却开得热烈,自得其红。

周边的田地每年种的庄稼都不同,有种黄豆的,有种芝麻的,还有种麦子和棉花的。只有荷花塘,生长的永远都是荷叶荷花,绿就绿成田地里的一盆翡翠,红就红为原野上的一片霞彩。

荷花塘的荷花开得那么密,那么红,那么艳,那一杆杆的火炬,点燃了田野,那是万绿丛中的一片红。夏风轻拂,花影婆娑,花香盈溢,红了香了那片天地。

平时光顾荷花塘的不是游客,而是给庄稼打药治虫的农技员,在塘里取水,稀释农药。再有就是去塘里喝水的那些耕田累了牛。它们一解除身后的犁具和肩背的革缆,就奔着荷花塘而去,扑进塘里。先喝一个饱,滚一身泥,再吃塘里和塘边的草。它们可不会怜香惜玉,而是不顾一切地践踏。荷花塘虽然任凭蹂躏,但也有办法对付外来者,那就是塘里的蚂蟥。在一般的河里塘里水田里,蚂蟥会闻血味而来。而荷花塘的蚂蟥像随时待命的战士,一有风吹水动,就会投入战斗。喜欢荷花的人,下到塘里折几枝荷花也是要速进速出的。所以,一般的人和动物也不敢随便进入,这应该是自然赋予荷花塘的一种自我保护能力。

荷花塘的荷花美。满塘怒放的荷花,引来无数的昆虫啃噬,因此并不会长多少莲蓬。就算长,也是长得很小的。正常的莲子少,瘪子多,也许正是因为这样,所以并不为人珍视。故乡出产莲蓬多,人们并不会为了几个小且丰满的莲蓬而冒被蚂蟥叮咬的风险。花期过后,荷花塘归于沉寂,等待来年再一次火红盛开。

荷花塘从我儿时到我青年时代,都存在。

上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,我们家分到了荷花塘边上的一亩窄田。那田顺着地势由高到低,直到荷花塘边。我父亲在生产队当过技术员,和生产队里请来种瓜种菜的河南师傅关系很好,平时留心并掌握了他们的种植技术。当自己的田地种什么可以由自己做主时,我父亲因为种瓜菜的技术,成为我们大队种瓜种菜第一人。那年,17岁的我,成了一个卖瓜青年。

夏天种的瓜秧需要浇水,荷花塘就自然成了我们的天然水库。直接用桶就可以到塘里挑水浇瓜,十分方便,并且,荷花塘水浇出来的瓜特别甜。秋天种包菜,也是这样就近取水,近塘田地先得水。我们的包菜饱饮肥水,长势喜人。那年夏天我们家的西瓜、甜瓜大获丰收,冬天的包菜也种得成功。正是这荷花塘边的一亩窄田,成为我们家摆脱贫困的起点,逆转了我家年年超支的命运。

夏天面对千杆红炬,万柄绿伞,我虽然没有像朱自清那样在塘边欣赏月色,但在瓜棚守瓜的夜晚,荷花塘边,那沁人心脾的香气是随时能吸到的。从叶上初阳干宿雨,到映日荷花别样红。有暗香浮动,雨打荷叶比雨打芭蕉更有诗意。冬天我们收获包菜,面对塘里冰浸雪压的残荷败梗,也没有任何失落和惆怅。一衰一盛,一枯一荣,冬天是夏天的反面。当年没有相机,再美的荷花,再落寞的荷塘也是熟视无睹,并没有雅兴来欣赏这野荷。

如今,离家经年,却常想起当年荷花满塘的盛景,那红花满塘的热烈,那浇瓜种菜的顾盼,那些无法复制的光景,永远只能在记忆中重现。📖